

寶
林
香
露
十
九
日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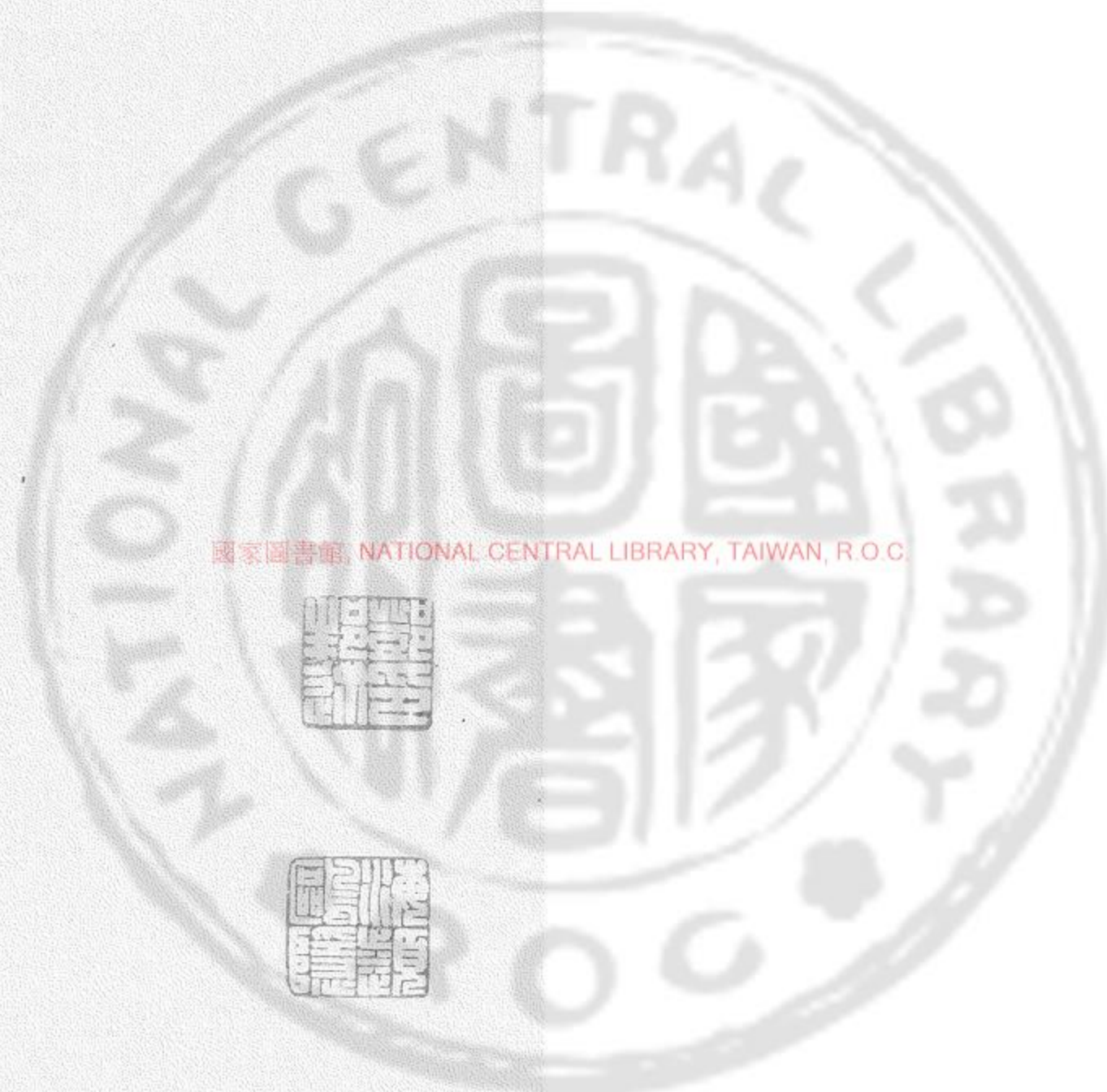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羣碧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刻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十六卷明刻本頗得宋刻矩矱明刻佳者

皆仿宋體亦以此元刻者則明初本也自嘉靖時刊本字勢方

整又變一板嘉靖歷年家久故能自成一板萬歷歷世與嘉靖

相埒然刷氏工極醜劣世各重之者矣近世坊賈每以明本贗宋

若淺識者往之莫辨實則砥硃類玉不足長價於薛氏氏之門也

此帙得之貞明居破碎不完已百七月命工于贊臣重裝始改舊

觀古香煥發涼秋之夕略記明本字畫如此正閣居士





鶴林玉露小引

甲集

鶴林予所居之地也予閒居無營日
與客清談鶴林以下或欣然會心或
慨然興衰輒命童子筆之久而成編
日出窪林玉露蓋清談玉露蕃杜少
陵之句示爾時



宋淳祐戊申正月望日廬陵羅大經

又引

或曰子記事述吾斷凡已竟則賈僭
妄以譏柰何乎曰樸夫談王童子知
國乎矣乎僭若凡彘妄則疑以傳疑
譽龔許以時

宋淳祐辛亥卯月廬陵羅大經

又引

予彘臨川郡從事逾年考舉粗畢侍
御史葉大有劾予罷官歸汝書院
堂最黃景亮白霍林總未通金閨以
籍始將增玉露以編乎乎謝不敢

之還从數月是編遂成時
宋淳祐壬子廬陵羅大經

鶴林玉露目錄

一卷 丙集卷之一

真正英雄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酒

高宗眷紫巖

病補詩

遮莫

花

蘧伯玉

三谿詩詞

檳榔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前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塗

臨終不亂

籠鳥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二卷 丙集卷之二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火

蘄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藩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三卷

丙集卷之三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瓶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雨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繁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奉使見留

玉牒

心思

謝肉牒

四卷

丙集卷之四

蔡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中興講和戎

志士死饑寒

儒門罪人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杜陵論孔明

龍洲詩聯

淳熙盛事

張子房

誠齋夫人

四卷目止此

籠東

甲一題三事相類

范石湖使北

甲集一

常調官

甲一

官省錢

甲一

民兵

甲一

文鑑

甲一

辛幼安詞

甲一

五卷

丙集卷之五

讀書

為呂臣

蘇黃遷謫

張林語

阿附

猫犬

南中巖洞

傅公謀詞

冬狩行

舉事輕捷

周文陸詩

范雲

置青櫃

慈湖詩

楊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陸氏義門

以上丙集
五卷

誠齋謁紫巖

前輩勤學

甲一

仕宦歸故鄉

鐵柱杖

甲一

蘇黃遺文

甲一

大承氣湯

甲二

魯隱公攝

甲二

子弟為幹官

甲二

筭子

甲二

農圃漁樵

甲二

柳詩

甲二

進青魚

甲二

六卷

丙集卷之六

花卿歌

杜陳詩

騎牛詩

得窮鬼力

題作夷齊李鄭

方寸地

山居上梁文

除目損道心

士修於家

用兵吉兆

尤楊雅譎

韓平原

詩不拘韻

莽大夫

李杜

交情世態

了翁孫女甲二

聽讒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世兩卷

即當曲甲二

劉錡贈官制甲二

廬州之變甲二

無極太極甲二

薛客甲二

能言鸚鵡甲二

賀雪表甲二

漢宮詩甲二

繪事丙六

心脉甲二

吾翁若翁甲二

七卷乙集卷之一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夫范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姤婦喻

誅曦詔

古人稱字

靜重

問寢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詩家喻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僧

奏疏貴簡

間居交游

廢心用形

大字成犬

釋鼓

八卷

乙集卷之二

西集三卷

甲集五卷

紅友

韓平原客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揚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荅援引

存問逐客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褒後貶

春風花妙

旌忠莊

三將

彤庭分帛

血山

吾心如秤

韓范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歸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贈頭陀詩

九卷

乙卷之三

以學為詩

活處觀理

祝壽

至人

桃錦柳綿

村莊鷄犬

謝昭雪表

末世風俗

五百弓

白羊先生

東坡文

叔世官吏

宰輔久任

東坡書畫

饒字

博浪沙

詩入胸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无字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犯古人

徐孺子

玄真子圖

責將帥

以上三卷

夜績 甲二

世事翻覆 甲二

二蘇 甲二

大筭數 甲二

論菜 甲二

十卷 乙集卷之四

養兵

天棘

家乘

中興十策

不死

月下傳杯詩

題貧樂園

竹

雍公薦士

詩興

荆公議論

詩禍

功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蘇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廬陵苗壚

文章邪正

霽日對

佛本於老莊

猫捕鼠

十一卷 乙集卷之五

啓運宮望祭殿 就齋詩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

碑銘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

殺核對答 初筮謁郡

柔福帝姬 鬻祠廟

蘄黃二守 儉約

斷决 臣諂主愚

針熨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袁紹

一聯八意 以上乙丑卷 大人里

池鷗里 狐裘障泥 甲二

十二卷 乙集卷之六

兄弟偈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雨晴詩

善師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師子驄

無思無為

養鷄養虎

了死生

晚唐詩人

詩疊字

韓璜廉按

伯夷太公

擒虎尋龍

自驚詩

虞賓

信美樓記

朱温母兄

詩文反句

達賢錄

好人好事

盜賊脫身

晚學

付與天地

慶元侍講

九日詩

制詞失體

生成吹噓

齊秦客

畏說

勸行樂表

秀州刺客

南軒六詩

族譜引

幸不幸

德行科

記夢詩

忍事

五教三綱

二罪人

利害

物無小

范睢蔡澤

江月句

建茶

救荒

蘇白

干寶

帷帳

字義

前輩志節

詩勉邑宰

常平

簡易

大乾夢

姦富

貨色

甲二

以上均甲三卷

甲二

十四卷

甲集卷之四

詞科

透脫

對壘

李勣

買硯詩

孤鴈獨鶴

朱文公詞

鄧友龍使虜

誠齋退休

紹興內禪

竹夫人制

罵尸蟲文

舉劉郡守

制置用武臣

男子婦人拜

馬謖

唐子西詩

清廉

西湖長

春秋書國滅

陸放翁

席地

蝶粉蜂黃

戒色

小官對移

十五卷

甲集卷之五

相字音廝

格天閣

易六卦

放魚詩

杜棕范文正

詩詠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簡碑

秦誓

荆公見濂溪

呂秦牛晉

景公顏子

誅罪

學仕

寶臣

饑寒

無垢廷對

浦鷗

蘇後湖

讀書

松石

取守

石牛洞詩

扈載

神形影

李方叔

韓柳歐蘇

使虜辭樂

士卒畏愛

呂惠卿表

儂羅

十六卷

中集卷之六

玉山詞章

作文遲速

象郡送行詩

廉賈

容南遷客

宰相罷

紫敷素

王梅溪

太子參決

斬檜書

簡齋詩

伯夷傳赤壁賦

留後門

十銘

詩用字

讀易亭

漂母

猴馬

經界

南軒諫虞丞相

朱文公論詩

賀和戎表

甲五卷

稅沙田

以上甲六卷

鶴林玉露卷之一 丙集一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
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
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
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

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
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
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
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
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
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
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
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
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

推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
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下失大悲閣記一條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
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
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
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
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羞管弄晴菱歌

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
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
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
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
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
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悵也至於荷艷
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
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

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

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

云依依煙柳拂宮牆殿無人春晝長
落英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
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
治以臭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
原為再以落為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

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紫巖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拭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於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

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父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病柙詩

杜陵病柙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

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
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
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
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運巧氣
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
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
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
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

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
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
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
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
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
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棟
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
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諸

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挫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

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憇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

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
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
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過
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
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
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
信節不為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

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
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
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
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
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
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滙行然觀其所
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
且知伯王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

也。迺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歎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依記綠牕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

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
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閉
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
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
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
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
餘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
笛関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
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

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旄頭如月
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鳥
乎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燕蓋模擬少
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
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
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
蓋美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

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
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
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
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
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
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
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
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
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
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
哭金人因目之為啼哭即君後以端恃功驕恣
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
稍離金人再戰於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
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
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
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

昔孔明斬馬謖已為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煮箒食螿蜺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

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埤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濶流蕩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菹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醢醫
醢七菹韭菁茆葵芹落筍六獸麋鹿熊麇野豕
兔六禽鴈鶉鷓鳩鴿五藥草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
日碁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了願求教一
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局一副歸
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
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

曰碁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
官人之碁反饒得碁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
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
碁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
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
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
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

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箒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

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雖精妙絢爛。終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

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嘗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父之益公。每舉之。以為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

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
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
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
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
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
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
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
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
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

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
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
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
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
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
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自皆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

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入不許客然後自階而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揚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王以妃子而致祿山

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鑿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徑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於乙編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畊，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

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
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
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
作一絕句云范叔緜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
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
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聽日食四千至秦
檜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

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崔林玉靈卷之二

十八

鶴林玉露卷之二

丙集二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
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
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
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
國家計也然韓范旣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

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
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
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
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
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
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
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為
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
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

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
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
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
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鑪有耳之說始趙韓
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
於盃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
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
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
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

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

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陽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

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竒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清湏記上坡持橐日也魯尋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為尊錦幟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稔

章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絲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幟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鐫犀為軸瑠玉以為龍告身五絲絲囊幟首純紅而繪如瑠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

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者尊不敢邇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帔鍔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也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却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

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

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痲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為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

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為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按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係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頃吏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於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於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為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

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鮓魚揚州之蠓胥陸德明音釋云蠓醬也山谷詩云蠓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

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

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

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榘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蘄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麴麴然驚駭

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於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蘓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冢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

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
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
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
父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
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
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
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

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
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
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
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
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
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
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
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
此必足下輕重利名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

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

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此山可父為余言雖近於語恠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

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王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

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

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四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

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昇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

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
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
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
交牀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即徐淳立戲
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藩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

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
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
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
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
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
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
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

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攄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

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烏乎

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
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
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
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
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
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
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

先死此天也荆公劉惔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
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
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
伊尹第二箇是傳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
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
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
臧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

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股飲
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
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
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
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
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
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
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
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

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
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
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
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
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
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下失大字成犬一條在此書七卷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二									

卷之二

十九

林玉露卷之三 丙集三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荅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

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叅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於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

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為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畜於才他日豈不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為

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鷹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志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啣來還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

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世瀾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瀾之則當翮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

惟木王國卷之三
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
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
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
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
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
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
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
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
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
誠實脫洒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
儒佛所以不同

蝗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
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
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

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
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
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
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
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
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噉蝗不為動至鳴擊金鼓
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沴氣之所
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
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
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
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
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
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
淠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

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錢梁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梁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力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

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拆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調夫子亦嗜山水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

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
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
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
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
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埴鳴東
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
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
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
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

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
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
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
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
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
極之詔曰疊疊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
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

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侯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爲太子事胡乃趣

取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

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頃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誦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練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

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係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

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
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
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
立不凡斯亦宇宙之竒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
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
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陽公之文山谷之詩
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
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
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錫字重九
詩不敢用餒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
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
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
然毋不害其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
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
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

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
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
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驚
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
是也。揚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
腐壞。惟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
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

與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偻發背。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
。駢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
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
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
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
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
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

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
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
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
此心終古享皇黃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
咎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
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叙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
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
畫琬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
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
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
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
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
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
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

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隋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娛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

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姒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

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澄江淨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

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魚清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侶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

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
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
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
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
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
之所在也。詩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旣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
景廬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

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
使。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宿驛門絕供饋。
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
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
一線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
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
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
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九為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取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

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柙詩意亦如

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巳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曰韜韜韞韞韞韞而沐浴

佩王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

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
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
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
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
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
鵑涪南無杜鵑雲南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
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

析鈕

曰貞子賜析朱鈕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
曾不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
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
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
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
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
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
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
爾次因北面而弔焉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

哀而入見曰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奉使見留

此條在玉牒後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於什門在燕二十一年

近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不夫四蟲諸賢氣象三條

玉牒

此條在奉使見留前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

潘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揚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
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
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
牛輪扁之斲輪疴僂之豕蜩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
光牒其詞曰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
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
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

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四 丙集四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只量存
向無且
特錄
家存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揚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為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而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剗不柔可以觀德矣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憲以白酒之和者紅酒

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味頓奇索余作詩余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厨王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剗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混蝸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

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柎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興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



三百五篇如菀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菀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或昔無而今有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燂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

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已竒矣至宋朝紫黃起丹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竒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竒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竒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

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填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湏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

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下失以德報怨一條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澆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

高宗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澆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

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月日

叔英

解州

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於天

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

宋不復用兵一後一德和計較宗畏懦在位明不足為其後安上遂天心下

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下失以德報怨一條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澆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

南北分合雖有定數而高宗孝宗非可同日而語者高宗時正天子以中興之命法輔以中興之行存孝宗時後岳武穆等

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鄉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於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

世宗相與贊襄親善更行北邦務但曰一人之是乎庶民此務清中泰者時之世計惟一秦檜而南運南北通此其時矣一宋不信此矣一處一處和計款一皆思其言由一宋思信有餘一則不星其且信安上遠天下

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
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
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
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
曰只是說與鄉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
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
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
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
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

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
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
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
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
數文腥錢作子使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
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筭報鄉後打筭只了得十三
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
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陳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德識望虺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

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楊子雲曰古者高饑顯下祿隱揚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傲富貴不論年

需罔罪人

楊嚴經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由是言之今之釋子大半是釋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
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草秋冬生
花有山礬或神佛像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鐵筆此天地
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余言之謂其家尊厚齋之說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
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
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

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
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
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
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
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
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盡卷縱觀之興到則吟
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
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
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

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
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
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
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
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
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
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鍾陵陸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

才曰殿羅罷僧曰黃榜
硯曰松蘇利必筆曰分直
墨曰蘇猶頭曰如是羅手
曰提眼曰媚曰白窟底耳曰
頰曰面曰皮部曰心曰母兒
脚曰又兒雨曰下米風曰客
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
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
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
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
學者讀書尋行數墨脩禮應數六經語孟不魯
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
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國稱其國言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書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

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甚大矣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五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斃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

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州詩聯

龍州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

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
爲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
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
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爲喜歡緣矣此
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爲
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遜之說矣好盡言以
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淳熙盛事

上失圓覺一條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

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
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
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
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
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
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
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

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劉故不傷手善於
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
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蔭封蓋因
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
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
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攬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
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
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
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

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
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
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
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
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誠齋夫人

上失東西一條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
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
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

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湏使其腹中略有火氣
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
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
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興人嘗於郡圃種
芎躬紡緝以為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
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
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
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
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

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
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
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
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
廣西帥趙季仁餽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
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
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
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
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

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紕鄉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斂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異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示君之官予懼穆公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丙四卷止此

籠東

甲一卷 題三事相類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獻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

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諤劾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甲一卷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受反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

能遂自為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墜欺罔

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
須審處邦乃孚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
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守吏散言
有羈留之意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
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
不

常調官 甲一卷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
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官省錢 甲一卷

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吏剥下緡錢出入
元以八十為伯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
十七為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
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民兵 甲一卷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
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
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

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
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鬥一呼即集宋朝
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
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
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
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
十人為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
縣春秋閱於郡不半年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
毫之後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

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
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
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
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
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
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
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
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
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

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甲一卷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

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為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為然謂伯恭無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人主之學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詞 甲一卷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况亂紅魚數春且住

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筭只有殷
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
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
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
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
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湏愁日暮天際乍輕
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
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
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

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
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
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
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
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
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
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居胥羸
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
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
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
人皆可用





林玉露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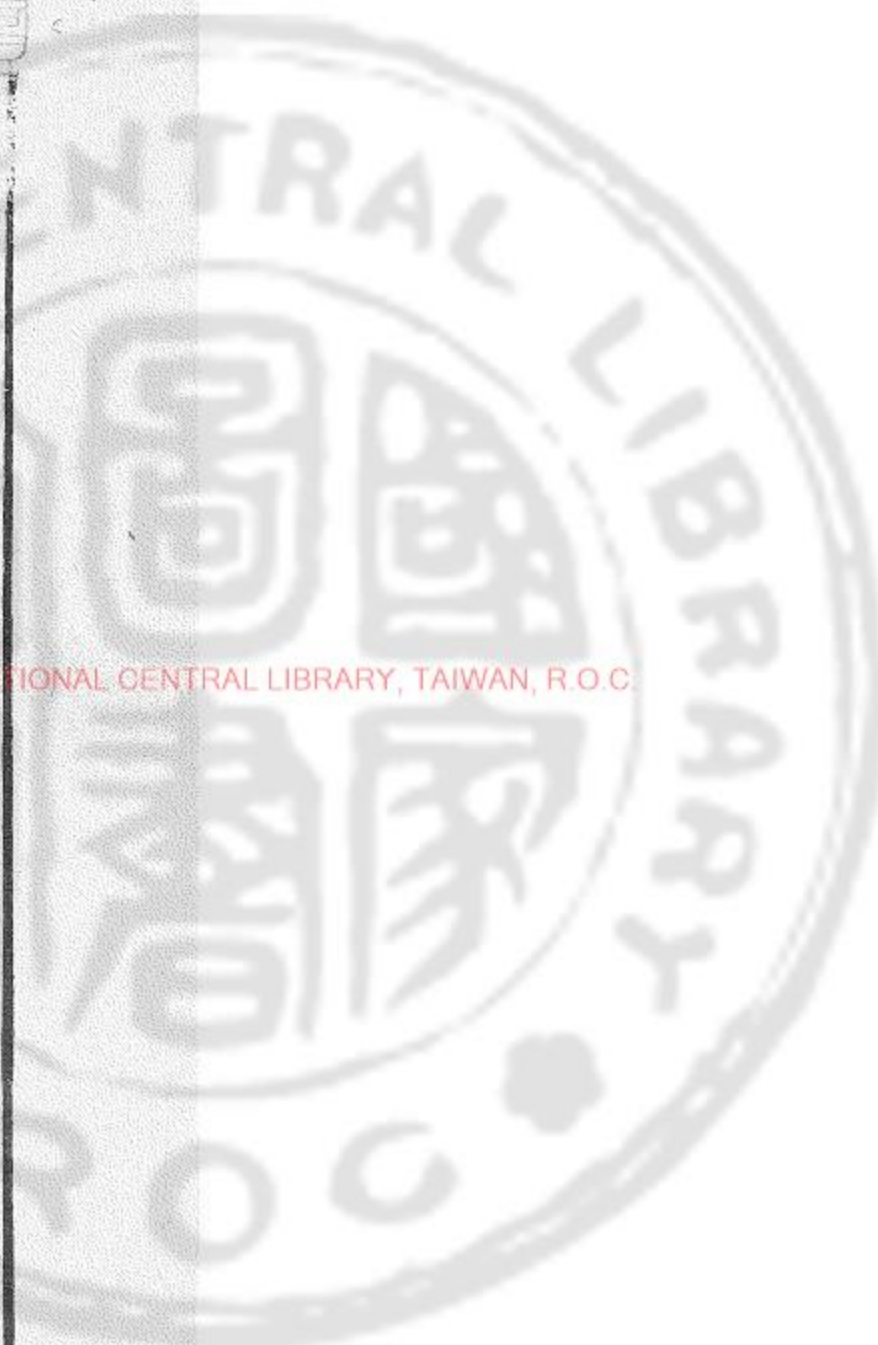
丙集五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讀書

觀

自文籍旣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
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
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
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



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蘓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於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



選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

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不知也

為呂臣

楚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斂之豈獨一為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

明

蘓黃遷謫

蘓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於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

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温人人皆王陵則吕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猫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猫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

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增峩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魚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恠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退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竒恣搜討貝闕青

瑤房方隘疑永巷峩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擊撞巔巔左顧龜狺狺欲吠厖丹竈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沈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剜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曠日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此流

令結小椽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
水清魚底兩岬石如虎豹獠獍森然欲搏行一
里許仰見一大罌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
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厓上夏間
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
花則歲必大熟

傅公謀詞

宜春傅公謀詞云草草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
紗牕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

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
梅家童關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
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
明日人闌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
達可歌也許及之為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
獅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
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
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
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

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草夕陽天白紙山頭慘
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
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
冬狩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
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
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
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

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
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
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
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歆入準曰
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
呼逍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
乃能壓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

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

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苑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

也今雲欲殞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
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
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
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
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為湏遮
國主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
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
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置青櫃

杜成已為相以為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
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
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於府
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
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
此舉亦未之思也 下失文二爻一條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胃中事煙柳藏他物外
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

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為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

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

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
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
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宵襟豈為外榮所點
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
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
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
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

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
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
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
者亦徃徃類此 不失元載一條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淪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
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
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
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

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
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
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
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欵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
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眾子
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
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
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
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

聽聽聽聽

弟酬身命更將勤儉
若天心莫把妄思損真性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食後會茶擊磬三聲
子弟一人唱云凡聞聲須有
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馳
驚速回光悟得非由由
昔人五觀一時領乃校山之
詞也近年朝廷始旌表其
門閭其詞曰張公忍字睦元

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道
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
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
違天命定定定定定又唱云聽聽聽聽聽聽好將孝

誠齋謁紫巖 甲一卷

世於唐朝陳氏義居專一
門於江左若稽前美充謂詳
能撫州青田陸氏代有名儒
德在謠典舉其族逾三千
指合而譽將二百年異時
派別籍之私存學者齊家
之道詢于州里既云十世可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
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月乃得見
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
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

知登之簡書案止一稱
善視者為感於今為難
部使轉以上間儀曹請為
褒別事關風教須議
指揮

以下失五條
姬婦
梅溪二瑞
多景樓詩
廣石錢
胡忠簡上書
丙五卷止此

崔材五國卷之五

十一

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
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
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
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
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
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
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
筆

前輩勤學 甲一卷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
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
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
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窓
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
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仕宦歸故鄉 甲一卷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塋焉所謂
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塋載



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
山太守廟襄事禱於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
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
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
崇公諦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
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
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
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於
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

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
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
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
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
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穎昌山水作思穎
詩退休竟不_{下居}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_肩間喬
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
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游我公不向
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鐵拄杖 甲一卷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_得視嘗游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黄門取之二人竭力携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蘇黃遺文 甲一卷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_者不仁理難

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大承氣湯 甲二卷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

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魯隱公攝

甲二卷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

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賵魯國何為而考其宮今也歸賵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宮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

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罪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子弟為幹官甲三卷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

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後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竊同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轍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愴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官幹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

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常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箕子 甲二卷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箕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箕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美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甲二卷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菹飯後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窓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窓

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
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
翁醉看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
獵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
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
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
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
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
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
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
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_移入亂雲。層歸時月落
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
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
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
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
衣。張演云鷺湖山下稻梁肥。豚糲鷄柝對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柳詩

甲二卷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甲二卷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噉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璫盤九

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湏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會之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之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我道這婁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姦可

見 以字活字本所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

五

鶴林玉露卷之六

丙集六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花卿歌

上失光堯福澤文章性理二條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

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負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
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
幽棲誠闊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
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歛柴扉陳后山在京師
張文潛晁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
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
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

升堂費深愁載酒田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
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騎牛詩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
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篷嘗令畫工肖其
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
題云騎牛魚笠又魚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
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
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

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徭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

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能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款必窒惰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蕪耘鋤法

也優遊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叅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

寢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槭棘為羨。櫝認稊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玆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山居上梁文

活字本在交情世態條下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

之衲捫虱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竒語也。

除目損道心

上失繪事一條在本卷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玆彼慕膾。餽餌之念。洗滌未淨。徃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玆伊川曰。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

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
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
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
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
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
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勝以刀鐮炮烙僧
皆不為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
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
所謂不獲其聲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

除目所能損也

士脩於家

上失緒慈絲一條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
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
必其未嘗脩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
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
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嘒然則雖
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
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

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
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澶淵之沒
亦以宋捷為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
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
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
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
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

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
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
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
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
之不景從乎

尤楊雅諢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
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
宮寮案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諢延之嘗曰有

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
移人衆皆嘆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蝤蛸延
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
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
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蛸無腸也一
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
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
玉無價寶氣蝤蛸膏金欵流亦以蝤蛸戲之也延
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挫瓌偉

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
公嘲我酢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越越知閣劉
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仇胄不能無功亦
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
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
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
職與平原余亦一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

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詩不拘韻

活字本在尤楊雅詭條前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

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王荆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為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遜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

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
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
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
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為恨則三公之三萬鍾
之祿所得尚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為之乎此詩
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
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

曾不繫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
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
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
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
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飢寒流
落而一念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
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吏之詩人沒頭腦至於
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

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

交情世態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
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
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
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
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

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
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
上死而不晦士節也

了翁孫女 甲集二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
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
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

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踈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廐舍國馬皆在馬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

唐不柱月也晚唐
功名不遂不能終科
五更又三時一人在未
字畫馬
亦三身之不日其說
同日而問左以爲

有全馬在育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育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疑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育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育中執筆熟視乃見

其所歆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踈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

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歆其山水田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蕩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

葬其親者有旣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之身不

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則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

可無劄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劄患不中柰何對曰人貴夫劄劄貴夫中劄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

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喜

活字本丙集六卷上此

即當曲 甲二卷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美成晚歲即當曲正是三即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即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

曰侶言三郎即當三郎即當明皇愧且笑

劉錡贈官制 甲二卷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
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
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
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
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
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
有味與散文同

廬州之變

甲二卷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
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
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
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
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
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
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
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

後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先
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先公心法如何可學

無極太極

甲二卷

游誠之南軒高第弟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
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
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
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
風未肯催桃李留得踈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
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

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薛客

甲二卷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
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釣不能牽
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
有齊奚以薛為為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
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
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
遠乃如此

能言鸚鵡 甲二卷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所謂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鷲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賀雪表 甲二卷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噉羶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強

漢宮詩 甲二卷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

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
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至
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
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
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
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繪事

活字本在本卷除目損道心條前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
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

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心脉

甲二卷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
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
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
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甲二卷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
左氏傳齊敗於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

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育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林玉露卷之六



鶴林王露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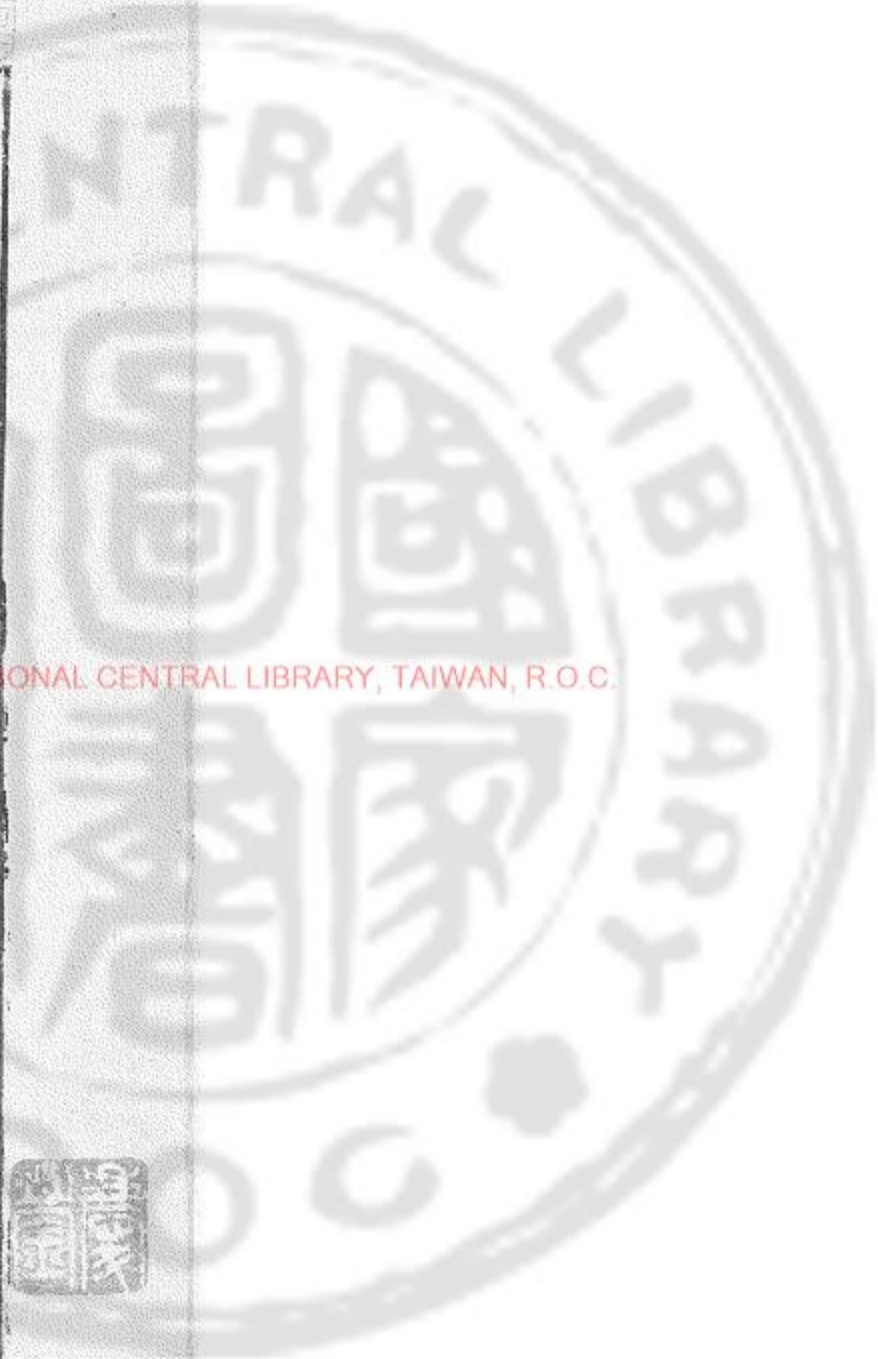
七集一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高宗配享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



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揚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

鍾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羨真得皂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鈞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

高宗在昇暘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於
手手為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
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鑿坡蓬監兩
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
付與直弋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
齋守南徐非當塗也

紫窄衫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
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

論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
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
宮宜服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
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
曰吾以襴幘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
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襴幘揖母人皆笑之孝
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
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
窄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

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惶
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欄幙揖毋
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
衫乃戎服也出於興兵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
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
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
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

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
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
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
縱橫裨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
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
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
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
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
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

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
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
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
過矣

匹夫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
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
與鷄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
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

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當千士故山谷詩
曰匹士能光國三孱不滿隅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
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
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
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
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
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

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

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似不須易高宗曰令時管事譚稹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乎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

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
好修之為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
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魚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
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魚垢曰旣請
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
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徃徃不曾
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

醫別人旣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
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
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
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
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
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
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東坡
云變丹青於王瑩兮乃反謂予為非智風俗至
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曦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其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

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惟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惟曰子瞻

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定靜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景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

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大小必有大力量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鄰初

參大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鄰詩云父
母人皆有儀刑自見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
樓鶴駕嚴晨衛鷄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
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欵獻酬小儒憂國切
幾白九分頭學官擊節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
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
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

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
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夬之上六矣舜於
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
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
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
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
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
一節

冬至奏對

鶴林玉露卷之七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
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魯
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
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
頃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叠未抵春愁
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
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

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
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
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
尤為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經總錢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
鬻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
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廬宗原頗附益

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羸馬謂之
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
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為州縣
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
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
必盡去經總錢制而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
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
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
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
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
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
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
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
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
論語便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頃頃九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硯确不毛之地定其可畊與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

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

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畊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惟得賣田至於次農則無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無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

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地父母臨之於上諸弟之巔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隳其職分也

六和塔詩

李疆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

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疆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於位謚文清

湖州生祠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象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於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

管子玉篇卷之七
十五
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
更莫留形迹何曾發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
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
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於臨州
守覬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
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
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

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
山魚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
請見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
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
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
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
鐵殺人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

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罷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歆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州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可

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猶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

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體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裏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佞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惟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於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

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奏疏貴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剛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閒居交游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歆滿逕野水細
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
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
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
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
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譁浪
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

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
後洒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
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
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乙一卷止此

大字成犬

活字本丙二卷末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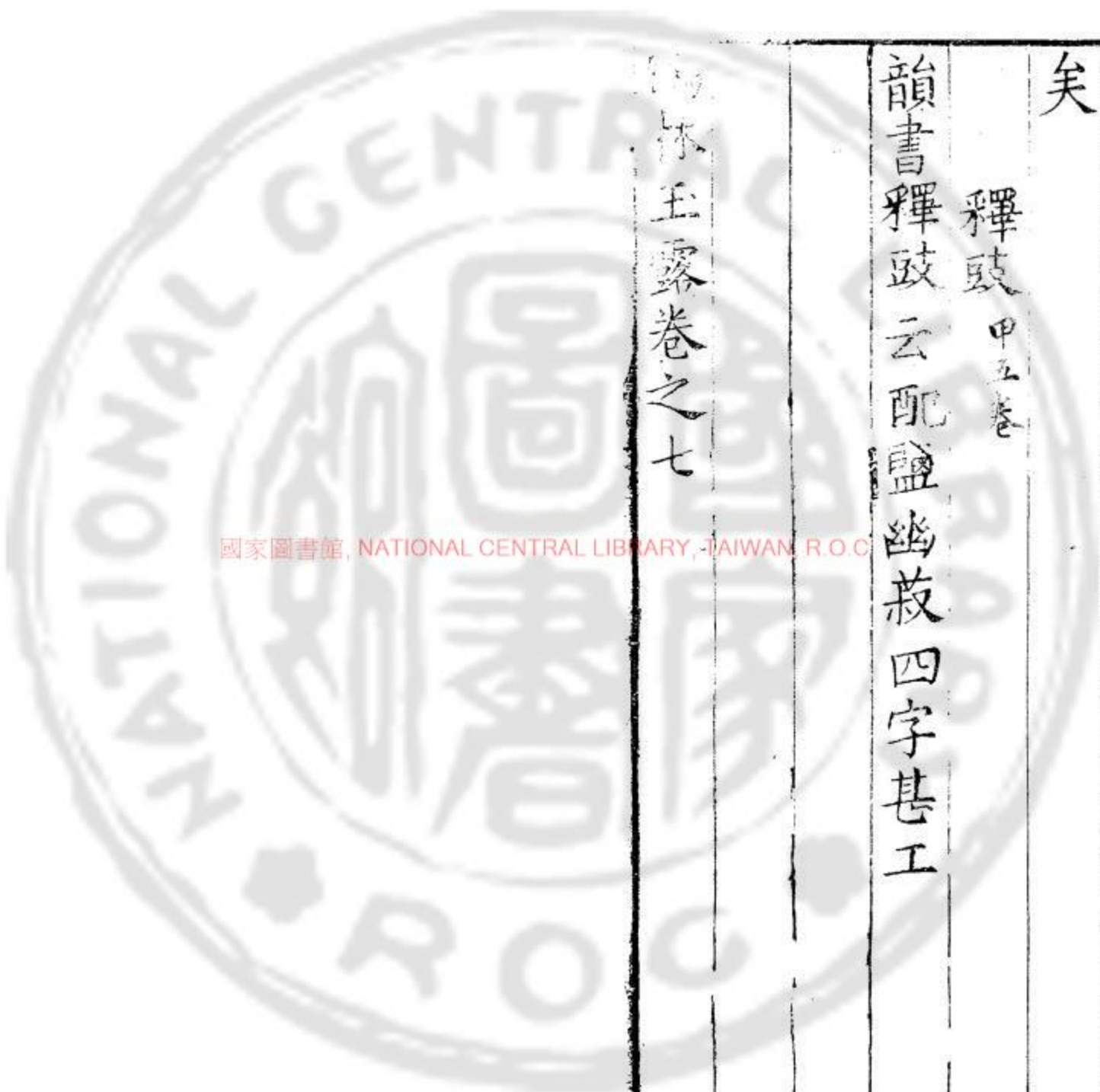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
莫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
搏魚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
曰梁成犬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

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
豪富之賄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
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之為伍
矣

釋鼓 甲五卷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崔林玉露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王露卷之八 乙集二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

白酒黃鷄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
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
文旣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嘗思其人一日
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
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
謬當國秉外人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
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

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
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
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
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
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
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
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原默然久之曰何以
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
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

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
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
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
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
解境嫖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
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
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
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
去未幾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
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於周
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
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
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
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

維木玉露卷之八
三
同一遊也松牀筦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枕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枕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廼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國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惟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戀

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

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註要觀南海窺衡相方作諫書時亦異諫行而附隱豈是故為詆評譏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

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想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

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魚朶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惟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象樂停夜半晏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哀落懲創剗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

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
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公若居台輔
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
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
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
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
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芒香閣閣

小字夾行

老新我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
人看閣老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
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
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
可同年語也

批答援引

東坡批荅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
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
當今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

責其君而不以自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荅叅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於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存問逐客

活字本是條在請用助後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

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物畏其天

頽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

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汙池叢棘之下歆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於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

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鬻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
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
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
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
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
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
雨餘雲亦佳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
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
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
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
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
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此之涼衫自不為簡
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
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

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傍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

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疑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為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慢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

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讐也開禧之舉韓侂胄
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
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
期已入竟曰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
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
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踈計淺迄
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讐人使之甘心焉可
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
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
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
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
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
賊銷縮摧沮魂已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
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
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

強復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
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
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
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謹呼
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
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
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
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
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

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
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
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
驩堯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
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群小之
宗與前啟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
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
前啟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
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

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
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春風花草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
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
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
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
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
如何看人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

意俱遲野草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
意相閑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
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
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
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
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
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

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克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

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腴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

求盈

血山

堯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爨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

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魚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必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
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
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
筆錄載韓公歆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
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
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
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
大凡用兵須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
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

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
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
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
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
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
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
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
人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歆
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

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統床停轡
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
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
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
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
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
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

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
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欲俟明早奏行之四
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
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
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
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
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
直言貶象州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
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

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帥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

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有一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遁

二三八 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

贈頭陀詩

揚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柰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

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常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之八

鶴林玉露卷之九 乙集三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以學為詩

上失陳子裕傳一條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搯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

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

已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

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座說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

上之意亦自雅馴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其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少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

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剷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鷄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鷄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

庭鴛鴦甘作村莊犬鷄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荊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荊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嘆

况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闊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

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

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

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

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

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

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

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

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

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鵠首

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
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
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
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
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
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
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

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
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
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魚逸曰殷王中
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
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
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
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

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
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
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
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
無為有者也其論厲法禦也曰商鞅韓非之刑
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
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
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
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

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
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
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
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
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
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
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
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
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
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
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介其民賊猶
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
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
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
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
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

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
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
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
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
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
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
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

舜俞詩云陰陽旻變理

東坡書畫

上失安樂直錢多一條又借助夷狄一條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竒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

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歟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日為盜所竊左梁題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

僧

饒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饒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饒字虞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饒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

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

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
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
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
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
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溼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
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
謂吳師壓魯魯亡魚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
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
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劫
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咎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

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

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
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
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亟放水
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
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
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
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
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
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

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
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
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
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血
肉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
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為官軍萬
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
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
看晚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詩云莫嫌野外無
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
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為
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
外清亦此意也歌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
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
以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
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

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
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
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
人之語以為已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
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
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
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

自林玉露卷之九
視袒裼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矣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

披雲青嶂晚櫂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童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匿玩寇以自安

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
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
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
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
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
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
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
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十二年而不遷官
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

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
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
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
颺去之人哉英君諷辟遠慮徹權衆人固不識
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
論功行賞屢遷不一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
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
麟馬先宜駕鼓車魚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
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

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
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
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
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乙卷三止此

夜績 甲二卷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
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
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陶儒之短檠夜誦豈可
少哉胡澹菴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歆

其日益善歆其日加德歆其日起身歆其日省
體歆其日強行歆其日見心歆其日休道歆其
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
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
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
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
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曰夜者
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
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

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
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
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
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世事翻覆 甲二卷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
天下公主仇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
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
顯魚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

鉅麗無比軍卒揚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
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
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葉有揚誠齋如此古詩
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君又不見武
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
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
瑇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捨地蕭相厥
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
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翻覆何所無二子豈是

大夫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捨榆莖
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歆與君歸
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二蘇 甲二卷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
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
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
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持贈太師
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

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
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
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
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筭數 甲二卷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
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
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

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是菜^得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存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終

王露卷之十

乙集四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



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
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
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
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扣我門日
夕苦煎役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
田誰能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
一壯惡使操弓矧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
索庸雅與艾唯存賦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
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鏑

空無粥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
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
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
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
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
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
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何觀此二詩
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

時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
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
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
義勇之刺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
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
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
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

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
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已
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
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
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
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居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
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

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
得之以敵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
為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
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
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
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
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

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
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
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
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
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
以收人心七請非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
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
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
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

塗置使以餽閔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
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
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
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
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
郎值慈寧歸眷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
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
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
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皴見精不皴以明身有
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
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
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
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
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孟
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
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

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渾融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
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
濕天旣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
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
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
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
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

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
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
嬌兒赤髻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
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
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
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
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

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頴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賢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時無非興也特不曾櫟括協韻耳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

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比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脊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詔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

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僉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魯謂荊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可用而謂聲色

為不害霸與荊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荊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為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

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物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

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八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

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凋劉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魚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嘆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

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挾君子之詩文以為罪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擿挾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

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中
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
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
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
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
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
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
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
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

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
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鈞
鞀。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
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
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
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
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

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
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
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
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吕后驚悍惠帝仁
柔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
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
斬樊噲皆是知有吕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

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
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
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吕后先歿平勃交驩
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
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
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恭伯遜而周以興
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
齊桓公首止之盟而美恭伯為至德蓋善齊桓
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恭伯者示萬世之通誼

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藟苴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豢豕成群糞穢狼籍肥膾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

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

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先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克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款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

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為崇陽縣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

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魚子

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
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
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
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
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
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
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
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犬京與
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

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
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
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
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
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
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
着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

詩於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
歌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
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
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
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
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
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
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
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怪若鹽者乃以其予
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
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敷奏蠲閣
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
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
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

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
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
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
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
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
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
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

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
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
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
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
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
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
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

吾有身吾既無身而何有患莊子云予惡乎知
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
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
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
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
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
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額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
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
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
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
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
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
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
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

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
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
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
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
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
室^{子弟}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
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
為然唐傳奕曰佛入中國熾兒幻夫模象莊老
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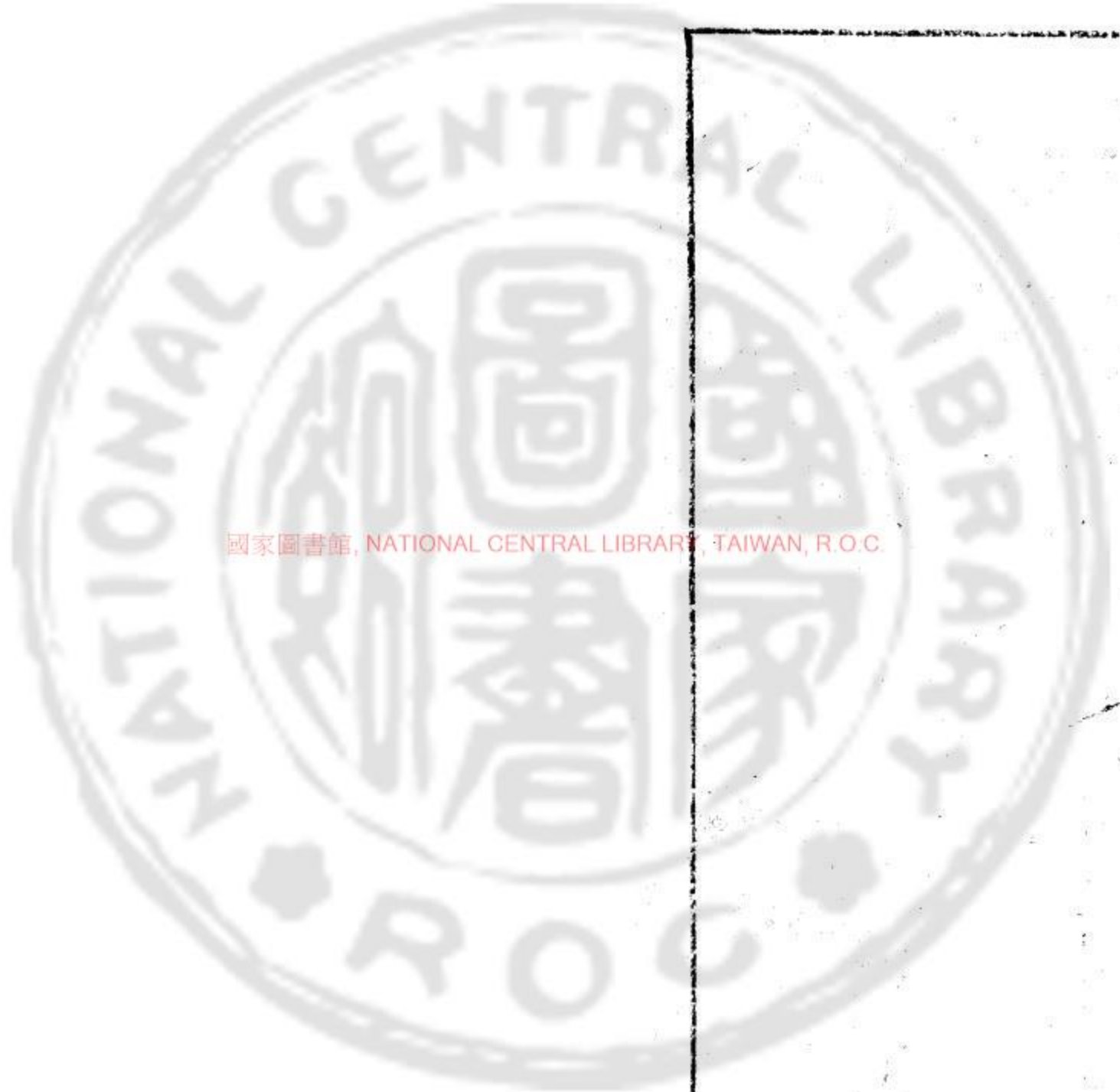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
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
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
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
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
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
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

醉詩

下失轉丸鳴鏞一條

蘇林玉露卷之十

蘇林玉露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十一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啟運宮望祭殿

藝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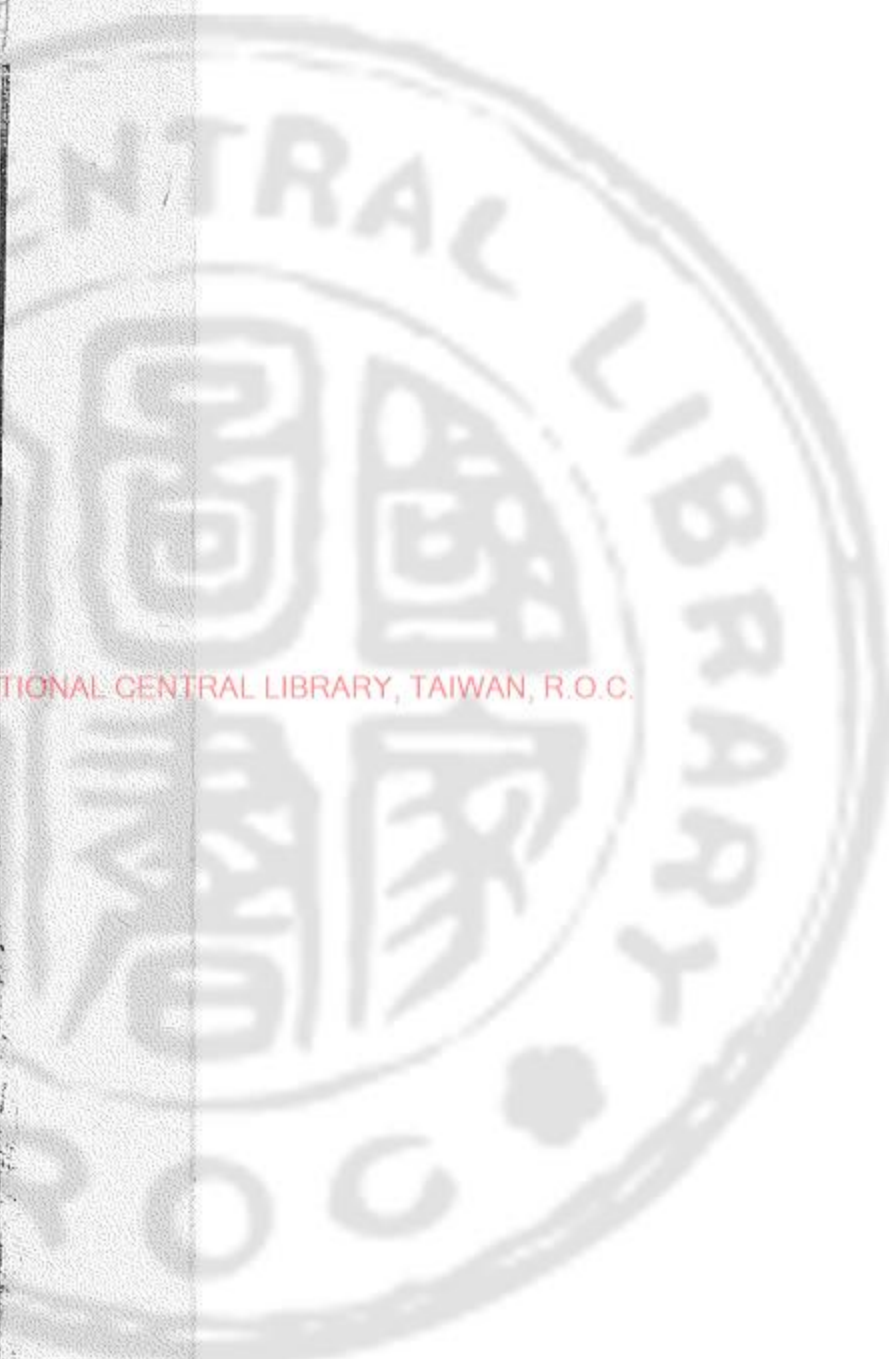
福州啟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哲宗御容塑像乃西

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於此時金兵俶擾

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有存別造朱輦

七乘列於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

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殿



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
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
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
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
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後曰上陵
之典禮徒切望思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
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
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
丘墓馬醫夏畦之思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

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
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脩
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
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
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
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
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昆陵誠齋作詩送

之歸曰梅花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
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
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為報
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
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為君玉
寸寸綵。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
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
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
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牘

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
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
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
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
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
璫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
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
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
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
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
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
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
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
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
之上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
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
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
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
曰沉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徃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着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侍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

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

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
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
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
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
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
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
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

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
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桌唐恪誤國未幾言皆
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
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
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
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
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
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
國晚年力量尤疑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

笑傲泉石作三誠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
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
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
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立墓之寄輸
帛數尺而已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
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
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
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
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
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
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
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
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
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此論甚當後世惟諸葛
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
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桀八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諫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

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卷

揚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

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何所產容齋番禺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婁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大字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坐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歆就某日荅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歆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

在此其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
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
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
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
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
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
柔福帝姬隨非符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

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
問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
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
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
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
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且克於禁鬻
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
言柔福死於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
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

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
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
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
歸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
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
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
以火德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

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
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
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
詩云孺子亭前挿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
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
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
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
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
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
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
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
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
為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
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
大節竟自沉於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
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

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
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
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
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
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
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
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

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
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
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
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
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
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
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
以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
成竒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

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
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
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
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
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踈余嘗謂節
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
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
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
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

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針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

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
矣公嘆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
持此誤他人耳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
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
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伏
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
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
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
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
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
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
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

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

華藏齋手字田光宗御書自合三三徑藏齋東園有三徑其詩云三徑初開自將柳再開刻能開七七花三徑是湖明藏齋有詩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門外有

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

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

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

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

論歲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

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

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

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冢嗣東山先生伯子端

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

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

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

亦樂哉泓頰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

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

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

塗田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

香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

鳥木玉香卷之十一

六

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出巢來其風味
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學工文尤精考訂
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為秘書
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
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
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
時怨霍驚猿辭舊恨隱鞭鸞笞鳳總新知早陳經
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
大社令未及有所聞陳奉祠而歸年僅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
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
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
佛書云凡諸所嗅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

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

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代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

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
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
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代商之謀
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
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
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
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
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

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
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
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
鷓鴣小苾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
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
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
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
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
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

息彌終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墮於深淵至於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徃徃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

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表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剪表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款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
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
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
而對偶又精確 乙五卷止此

大人 甲一卷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
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
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

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
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
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
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
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池鷗 甲一卷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
同客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新事火急報教同
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

賞其醞藉

狐裘障泥 甲三卷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
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
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乙卷六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
此此言語莫傷情
一田相見一田老
能得幾時為弟兄
詞意藹然足以啓人
友于之愛然余嘗謂
人倫有五而兄弟
相處之日最長
君臣之遇合朋友
之會聚父速固難
必也父之生子妻
之配夫其早者

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三年
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
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
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
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
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
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
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
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
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劉名姓
壓崔嵬劉即可是踈文墨幾點燕支浣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
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
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
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謹真

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
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
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
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攬水中盡黑
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
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井亭燒以
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
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
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

所謂知也智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
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
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
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
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
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
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
吏白他皆可辦惟尾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

以錢一百貨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
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
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
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
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行蘿木桶沿市
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
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
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
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旣雨初晴則山之精神
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
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
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為有體
而無用乃廢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
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清青更好文
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
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

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計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

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

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

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

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

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

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

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
卽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翦興
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異賦一聯云佇觀僚屬
復光司隸之儀忍死湏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
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
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
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

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
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
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
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
二人以白金一笏擲於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
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
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
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
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

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宋亥墓詩云高論
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
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
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
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
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
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

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識家明言女主昌又明年為武氏
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
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
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
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
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
鐵搥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

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
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魚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魚為楊敬仲深愛其
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
無思魚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予觀蘇穎濱
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
思也外魚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
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

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頑然
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
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
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
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
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
也若真空則猶之天馬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
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為日星滄為雲霧
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自空虛生而所謂湛然

寂然者自若也。顏濱深味禪悅，故其論亦此意。
養鷄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渚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
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
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
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
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

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晨去我久，
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
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
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
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
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
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

不濟乃歆以此相汙耶昭宗歆相偃偃辭而薦
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偃
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墓弒之辱也
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
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
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
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
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
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

作佐即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
鴈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
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
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
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
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
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

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央央叛
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閭閭樹墻垣巘
巘架庫痲參參削劍戟煥煥街瑩瑩敷敷花披
萼關關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狙超超
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
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
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下失應世守之一條

韓璜廉按

紹興中王鏐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

孝把以項執玩
使不妨僧帽戒

璜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
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
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
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湏其來強
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
見入城乃見岸上然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
具於別館茶罷邀游悉郡圍不許固請乃可至
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
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

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於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

張也歎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

固歆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
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
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
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
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
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
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

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
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
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
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
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
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
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

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
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
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
子卿嚙雪啖羶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
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
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
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
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
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
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
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
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
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歔歔不止乃知尤物
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
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
舉
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

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
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
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
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
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
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
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
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
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
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
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
受國恩雖遜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
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
陶牧之勝不若終巖吳華之亟平也異道路之
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憂然以是為不可久留
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

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其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育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古有神宣今仲方樓分此一科江徽懷幸有標中物莫平甫題此樓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也

朱温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

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
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
何以博為全豈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
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
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父判野鶴如雙髮若正
言之當云雙髮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
童化為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

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鳧也他如紅苴啄殘鸚
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
市於色魯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達賢錄 甲二卷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
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
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
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篇名達賢錄亦使士大
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

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
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
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
然薦士非難識主為難和之識王九方臯之識馬此豈
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
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常
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
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
之所載便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

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
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為大臣矣

好人好事 甲二卷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
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
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
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

自免巢髡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為群兇不聽以刃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糴為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為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

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偽為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偽為也

晚學 甲二卷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



晚聞道聊以拙自脩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
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付與天地

甲六卷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
朱文公每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甲集三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
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
令點句來他日受^請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
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
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

雅不三國卷之十三
為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
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
面諫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
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
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
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
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
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
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

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
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
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
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
所為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
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
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
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
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

御林玉露卷之十三
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
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
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
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覺省劄直批彭龜年
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
初雖為佞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
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
元夜嘗熒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
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

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
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
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竇畏以保
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
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已之欲真能寫
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九日詩 甲二卷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
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

一朝上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制詞失體 甲二卷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畧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歆同之行或謂荆公

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栢

之歌則齊吾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官所
擇耳子思孟軻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
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
所自得者老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
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心所由判也是以
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

畏師友古語曰稟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
不歆往畏我朋友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
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
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
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
其入於君子明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
嚴外不畏明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
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

歸也由是而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
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
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
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
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
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
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
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

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
切嗟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
學者咸以為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
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至矣
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
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
法度中可以為人矣然世之作偽假真者往往
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
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

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為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
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傑立之士欲
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
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
僕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豐陽謁竹谷羅先生以
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
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
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
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見面益背

臨淵履冰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
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
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
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
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
至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
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東孝經於高

閣以勸諷字字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
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
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
然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
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
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
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

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
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
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
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麀矣孰謂世間無奇
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城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
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
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

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
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
把惆悵暮忘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
去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
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
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
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哀

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
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
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
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
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
澹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
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

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
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
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
手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
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赴
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
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
不同如此吉州吉水縣江濱有石村廟隆祐太后避
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

驚警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

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為剛應侯寺丞南行題

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

夢還訝佞人在休傳依今未定來謂逐客事見六一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

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
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太悟不復習作千慮
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

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

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榻春風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
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
護短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
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
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
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夙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
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
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
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
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
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
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烝龍變欲
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

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惟兄弟婦姑

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
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
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
而針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
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緒興間張登為尤溪
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
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字以何字對皆曰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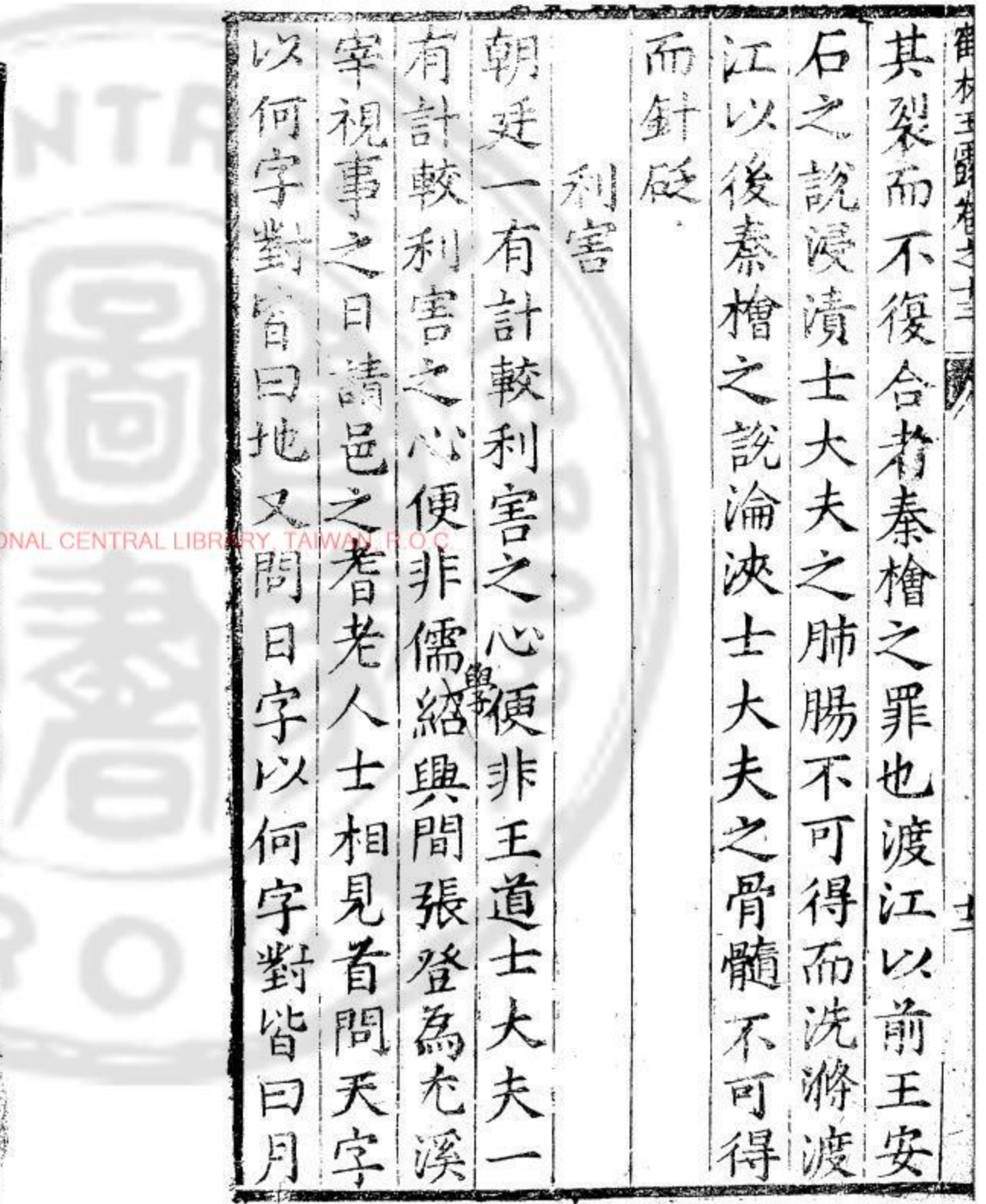
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
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
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
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
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



澤明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
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
消息盈虛實之正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
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
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
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
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

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
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
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
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
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
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
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

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
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
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
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
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
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晏興
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

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
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
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
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
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
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
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歛之於富饒之
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之以得食而贏
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乃

欲禁之乎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干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

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作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何以從龍耳字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可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時蔗種瘞之曰他時節節皆生公悟曰蔗切之夜庶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書

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湯醬甌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甌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薊城去井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

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詮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薊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及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并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術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愷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歛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歛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

政時發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沖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堂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
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
字云宣教即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即
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
朋交相勉為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
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
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
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
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跽而暮為舜

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

子赴官但當克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

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甲三卷

姦富甲二卷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
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
矣嗚呼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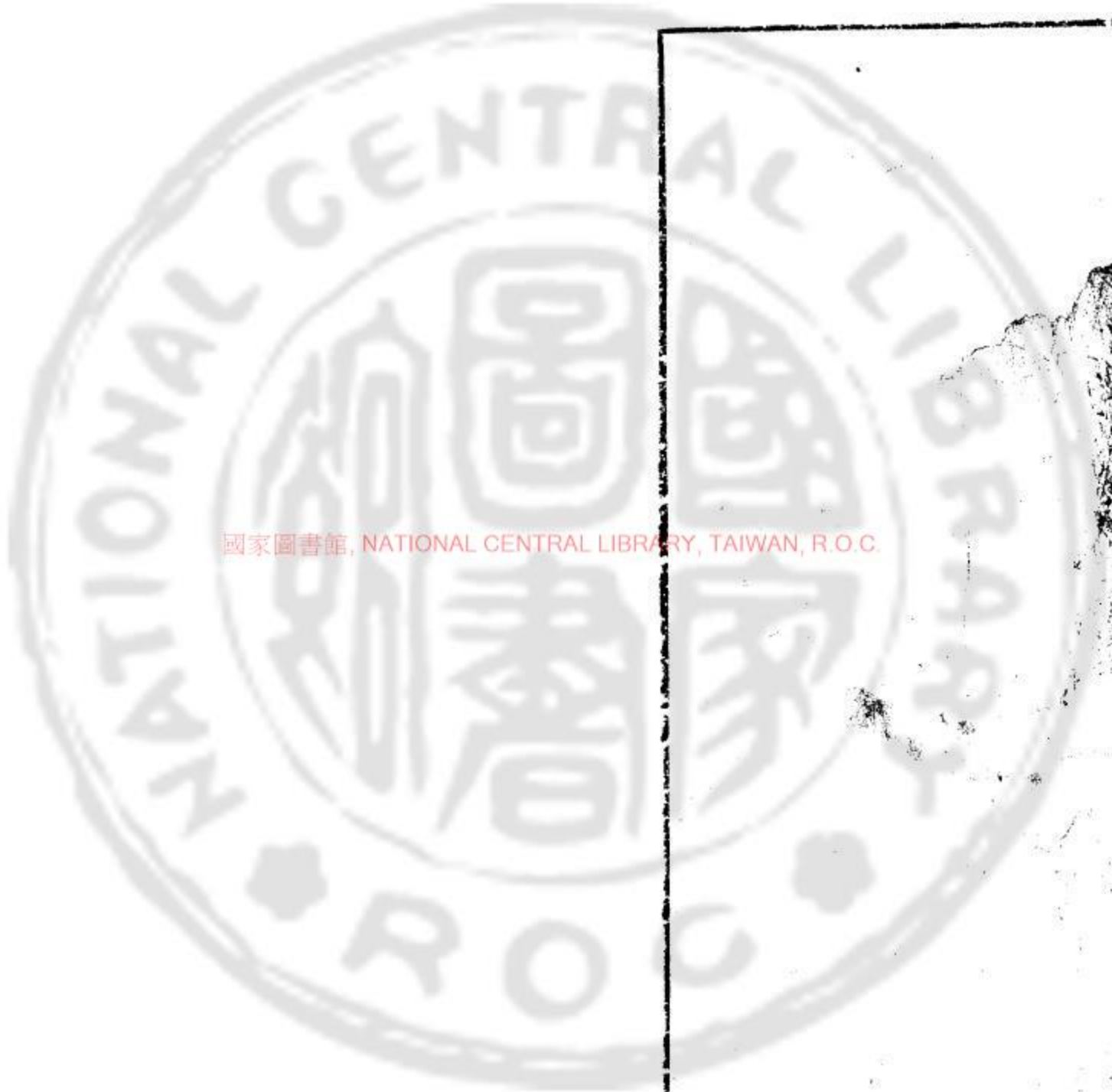
貨色甲二卷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

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陸林三錄卷之三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甲卷四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

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祖舉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朝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制詔表章為

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果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窓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巖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臨終李勣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搃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刺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

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賈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其除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

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
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
皎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
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歎暗還明有誰知我此
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鶴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
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
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

滿林以與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
人躡沓喧競其形容精美

朱文公詞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
據見在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
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
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柰五行不是這
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
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

無名利心方可
居名利是為
出而然則
下服清涼
矣

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快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諤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隣。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鷗夷子。散髮弄扁舟。鷗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釣。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

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隳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鞬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侂胄。且上偁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

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告我使惜乎將相
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
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
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
紀實也聰明強徒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
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出文公與
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

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
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為也嘗
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
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
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
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
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色變曰儲不

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
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
皇升遐上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
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
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洵
洵或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
潛遁者近侍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
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
胄壽聖甥也乃令閣門蔡勝潛告之侂胄遂因

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
彥逾戒殿帥郭杲敕宿衛起居郎彭龜年告嘉
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聖引宰相執政簾
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此御
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
王却避再三侂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
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予舜
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侂胄
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言曰此事

佐胄頗有功亦合分此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
有何大功弼語佐胄佐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
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佐胄退而歎曰劉知閣
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調諫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
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蕪春縣君祝氏可封衛
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未聯云於戲保抱携持
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

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
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
常居大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
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烏故理意多舛
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
狙伺隱慝上訴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
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

疑帝借以為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惟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共堯少正卯輩當亦少哀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吮吮上訴也亦非以讒故^絕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脩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遠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嚼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祗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

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
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
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
耳躍馬徑去禮灑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
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詩國國武人也特換
文資除太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
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幙客杜子楚詩

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
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
張韓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燮
成閔李顯忠諸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
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
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
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等之官
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
易以清班彼脩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

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惟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糴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

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面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

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大夫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釣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惟有蟲沙今好在徃來

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
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
死或貶惟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
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予言士大夫
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
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
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

翰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髮霜華照管南人沒一
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
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
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昔吳隱之
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
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
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覺
轉孤夤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史君
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

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王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屨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惟載歸艤之圖籍揚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

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原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

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旣復之志貪生
畏死其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賴祥之類是也
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
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
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
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
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殘
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
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
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
是擢用賜出身為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
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
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
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柰和戎白面即壽皇讀
之為之太息臺評劾之其持酒頽放因自號放
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

教稱放翁晚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
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
絲花落六回踈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
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
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惟勉
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
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鞮左氏傳褚師聲

子鞮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簠簋籩豆高不
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
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鄭國列
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為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
亦宜倣此

碟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碟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周美成詞云碟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
者以為宮粧且以退為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

惟木王露卷之十四
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能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窳更忍乘危自看鞭戒色好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會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

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聞講學後聞李陸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

覆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
文公之意盖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
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
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
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
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一黜
陟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
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
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於海冰之於夏

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
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
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下失試進士見燭一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露
卷
之
古

十
八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甲集五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
自註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
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



科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
昌檜陳議狀大畧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
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
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
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
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
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
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
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

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為之用死
木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為
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甫寇西蜀又為吳玠
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南兵日
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
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
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
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為軍號曰張家軍
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為諸軍但知有將軍不



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為之動遂決
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
也有母易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虜回
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
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
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
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
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
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

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銀燭照
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
喜即與改秩蓋其育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
為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
隨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
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
耳目尚有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
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脅君誤
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

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歎也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林簋衽席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関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棕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

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悖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
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
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
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
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
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
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
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
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

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
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
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畧
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
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之諫官袁
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
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
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
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

高宗之德至哉願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行人相

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盡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畫人謀之只有一箇處置畫人謀之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

知命者必

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

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湏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

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閔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
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
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
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
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
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
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
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
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
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
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
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
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
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
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
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
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
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
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
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鄆義
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
呂氏帝紀明書牛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
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
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性天
下嚶嚶皆為利來吁可哀也哉

誅罪寡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
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
而所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
渭水盡赤者獨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猴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通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

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饑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

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
堯舜闍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
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
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
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
亦自饒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
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

有所不暇顧不言海鷗之曠逸清影儵然不為
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
引歸絜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
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
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
亦見賞於坡稱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
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偶與徐思川同召師

非以者高之
不必字先寫于
八句

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
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
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
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育中本無軒冕
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
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
如學蘇養直

下接樓羅一條 失釋致一條在七卷

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

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

繞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育

中則錮帶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

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

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

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

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臯夔

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詞未足以服



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皋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釋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育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崑岫倚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
江南而棄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
今一也

下失鷗鴈一條

石牛洞詩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
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
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
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

詞後語亦收此篇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
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
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
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
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
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
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

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
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法一老璫在傍徐奏曰
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
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
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
沙退休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里自森
百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

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
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化大化中不喜亦
不懼應盡便湏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
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
知道之士矣

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
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
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

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
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
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
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
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
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脩時山
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
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
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

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
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
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
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
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
重可惜哉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
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

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
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
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
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
驥柳如天馬歐以韓蘇似柳歐公在穎東坡雖
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
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惟用平
常輕虛字而妙麗古今自不可及此又韓柳所無也

使虜辭樂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
尚書為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亭仲遠
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
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
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
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
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
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
刃閉門仲遠令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

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
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
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
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
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
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
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
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之
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下失賀和我表一條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
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
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
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栗矣何患
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
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
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
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

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呂惠卿表

甲二卷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忍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儂羅

儂羅上即侯友子良何反方言猶點慧也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儂羅兒矣

儂羅俗言

狽

也歐史閩書俗語甚竒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本五國卷之十五

二

鶴林王露卷之十六

廬陵羅大經景綸甫編輯

松陵王叔承承父甫校訂

玉山詞章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
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
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
父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
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

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
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
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
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
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
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
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
制云不顯奕世尚繼汾陽之休無兢維人孰云
克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
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
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
譏其困瑀鑄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
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
東野云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搗擢胃
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
怒暮作千詩轉適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

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
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
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
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
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
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
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事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

言濟邛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
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
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
盍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
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
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
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曰一封
朝奏大明宮嗟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
濶蠻荒誰使經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

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
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
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
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
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
賓皆博學能文瓌竒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
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
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
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

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贈官制詞云朕
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
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
峭潔志槩激壯蘇尉建平上書公車問信人之所
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
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
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
之後撫今懷徃魂不可招潦霧墮鳶悲悔何及
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

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敗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

相比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遊太學值

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帥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陰附趙鼎削籍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

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盖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脩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

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
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
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
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
奚疑方寸長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
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
安錄事恭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謬
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
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

報時論譏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
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
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
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
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
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
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

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於外
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
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
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
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
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下失師友制服一條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
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

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
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
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錄簡古而
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
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
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
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

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
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
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
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
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
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
不執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

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
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
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
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
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
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即破曹公之地以
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
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
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如一瞬自

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

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鑿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而後生豈預留後門於留後門則士不死戰是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景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於國自治十全

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峽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金千萬詞旨平易足以喻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

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下共付与天地一條在十三卷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青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撻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徂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佻出市騰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連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温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

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諛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火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



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所以逸我自不然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盖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惟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

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
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
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
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
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
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也從其不言而同然
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
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

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
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
公而指為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
面斥并甫曰并甫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
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
用此等抑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某服語錄中
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馬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此事遺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

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

鹿林玉函卷之六
妄歌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
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
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
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
以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
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
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
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
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

入於吾之宵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
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
喻歌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
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
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
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
世詩人只緣不會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
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
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

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嶼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

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侶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徵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

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甲六卷止此

賀和戎表 甲五卷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可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終

補鈔鶴林玉露

甲集卷一十五條

解經不為煩辭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只添兩三字意義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為煩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

成公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易傳詩傳其辭極簡

手寫九經

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朕讀光武紀朕思讀十遍不如寫一遍今以賜卿聖學之勤如此

倒句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此倒句也昌黎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亦此類

如字訓而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楊取為鏡清如明皆訓如為而也

汴州詩

昌黎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
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
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為汴州之亂留
後陸長源遭殺作也方董晉帥汴昌黎在幕中
晉專行姑息知軍驕難制變在旦夕且死遺戒
喪車速發及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
多死之昌黎隨晉喪已去汴獲免夫長源固失
矣晉不能酌寬猛之中潜消事變乃以姑息偷

免其身使相激相形產後來之禍又不能先以
一語忠告長源烏得無罪昌黎在幕中盖亦與
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於中而為自解之辭

丑父紀信

左氏傳鞏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齊師
敗績丑父與公易位為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
下如華泉取飲而逃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
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
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

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紀信詐乘漢王之車
以免高祖者何異晉宥丑父而楚楚紀信項氏
之不長也宜哉

因讒賜金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讒者謂其中皆
與蜀士往來謀據西蜀之書高宗命遣之盡錄
以來臨軒發視乃皆書冊雖有尺牘率皆憂國
愛君之語此外唯葛裘布衾類多垢敝上惻然
曰張浚一貧如此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兩秦

檜今宣言于外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
告公公曰浚罪固當死若果如所傳朝服拜命
就戮以謝國家可也何以泣為問使者為誰曰
殿師楊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
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遣其子來已而使者拜
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之在秦也開幙延賢
鑄銅為印形迹似稍專故有以來讒者之口然
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賴賜金以自活天果不佑
忠賢乎

世短意多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

茲為年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

皆此意

落帽

桓溫雄猛蓋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褻服摻搗嫚侮曹瞞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為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順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嘗從容謂曰人不可無執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相靳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

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
嘉不當從溫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若免冠然

四勝

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
四勝大略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
春深鎖二喬意亦著矣謝安圍棋別墅真是矯
情鎮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淵之役畢士安
有相公交取鵲崙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宰相
來吟兩首詩之說則當時策略亦自可見天發

一矢胡無酋荆公句意與杜牧同采石之師若
非逆亮暴急嗜殺自激三軍之變亦未易驅攘
是時亮雖遭戕虜師北歸紀律肅然無一人叛
止此豈易勝之師乎朱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溫
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它死爾要之吳
晉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兵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
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守城

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术數十萬衆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爾
天象

鄭注召對浴堂門彗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見五色君子小人之進天象昭昭如此

利市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

與知

甲集卷二 一條

孫吳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子似孟子

甲集卷四 一條

試進士見燭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
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

士見燭之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宵蓋亦不禁懷挾矣

甲集卷五一條

鷗鴈

吾郡陳國材詩曰紅日晚天三四鴈碧波春水一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甲集卷六一條

師友制服

胡澹庵為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

垢制友之服

乙集卷三 三條

陳子衿傳

先友李衍進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不幸年逾二十而死吾黨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實進之嘗以三百五篇詩名作陳子衿傳其辭曰陳子衿宛丘北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為縣令者甚衆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紫綵而有於都人士中為最盛雖如也子

衿母名靜女封碩人嘗采蘋汝墳風雨暴至殷
殷其雷有小星墜于懷載馳而歸出車思齊禱
于清廟遂生子衿正十月之交也生時東方未
明設庭燎以舉之鼓鐘于宮以饗賀客賓之初
筵晨風和暢餅列白華槃有木瓜紉芡蘭焚蓼
蕭綢繆霑洽客有既醉擊鼓歌曰椒聊之蕃衍
芡葛藟之綿綿猗嗟盛哉其大君門驚人瑞世
騶虞麟趾歌闋主人謝曰今日之集薄具無羊
韋南有嘉魚薦俎式微諸君亮之客皆假樂至

雞鳴迺罷碩人教養子衿欲令三才並通故試
之泮水使學烈文置之靈臺使觀雲漢出之旌
丘使知民勞行則君子陽陽狡童不得伍居則
衡門閔宮巧言無從入日月既久問學大明碩
人卒子衿哀毀甚素冠廬墓門朝夕瞻卬讀劬
勞之詩三復哀慟門人為之廢蓼莪於是念列
祖之緒覃思文典而家窶無衣豐年之食葛屨
履霜門人或為之伐木或為之采葛或為之采
菽采苓以供衣食薪蒸嘗喟然歎曰噫嘻非天

保我其誰閔予小子乎逝將時邁四方冀昌厥
志必不獲遂則采薇首陽追蹤夷齊耳迺正月
吉日出其東門載驅而行遵大路過株林度陂
澤褰裳以濟溱洧則思子產之乘輿狼跋而登
終南則念杜陵之秀句信南山之霧豹想崧高
之降神瞻彼洛矣則慨然有繫楫之思杭彼河
廣則躍然有焚身之思過東山而想謝傅之風
流涉渭陽而歎西平之勲烈訪落帽於龍山弔
文王於畢郢登高懷遠淒然無歸因著青蠅賦

以譏切當世迺濟沔水逾韓奕復入南山節南
山而西寄食于公劉之家南山有臺下擻大田
彼黍離離延及南陔楚茨棫樸樛木蒹葭菡萏密
羅結黃鳥玄鳥綿蠻差池桑扈鴛鴦飛鳴自適
葛生其中載芟載劉規為小宛以供游觀破斧
伐檀大東方之地以築新臺植以桃李樊以苑
柳羅以甘棠環以泉水東則東門之楊東門之
枌駢翠交青北則山有扶蘇野有蔓草蔥蔚可
愛俯視則隰有萋楚匏有苦葉菁菁者莪皇皇

者華紛紅駭綠錯布如錦其桑中則桑葉可拈
采綠之女行露霑衣其下泉則魚藻交加鳧鷖
上下振鷺鴻鴈或集或翔又有漸漸之石可以
考槃揚之水則清流激湍多采繁之氓竹竿垂
綸魚麗于釣東門之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
葉杖杜之屬尤多其中谷有蕓其丘中有麻其
房有鵲巢其墻有茨其園有桃其標有梅其汾
沮洳則有裳裳者華與茗之華隱映於行葦之
間其中野則鹿鳴呦呦鶴鳴革革終日不絕其

隰桑之下則棠棣黍苗敷榮秀實有杖之杜幢
幢如蓋匪風而涼公劉日與其友召旻旻弟小
旻小弁及子衿號五公子酣飲其中子衿雖羈
窮公劉心知其非烝民比敬愛無斁采芑殺羔
羊射鳩雉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頃之
子衿欲有所適公劉贈以白駒送以候人子衿
乃歷東門之墀入旱麓過北山山之神移文招
之子衿亦樂其幽邃往從其招作歌曰北山有
樞為吾之居北山有竹籜兮窅窅山之卷阿凱

風何多山之崇丘谷風脩脩何草不黃陰翕而
歲何彼穠矣青陽韶美朝夕歌之聲滿天地山
多鳥獸草蟲有闕雉鴉羽鳩鴉鴉蝻斯螭螭
碩鼠之類雜出其間其野有死麕其狡兔爰爰
其鷄之奔奔俄而有鵲巢其屋有狐出其竇子
衿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於是還魏陟岵山
適楚至江有記得柏舟濟漢廣與楚人巷伯祈
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抱負不羣謂之曰君
子行役既乏臣工又無車犂羔裘將敝頰弁蕭

條般桓江漢隻影無儔泛觀生民莫不有十畝
之間以耕一版之屋以處方春之時蝮螭載見
膏雨將降東方之日小明則女曰雞鳴士曰昧
旦或將仲子與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大叔于
田蓑笠在身良耜在手長幼暨暨或饁或耘四
月六月雨無正時引渠灌輸俾苗怒長七月既
秋華黍將收大車以載月出方歸及夫定之方
中農隙多暇則呼盧令携兔置挾角弓張九罭
施敝笥以獵以漁其富者或駕駟鐵乘四牡有

車駟駟有駟駟車攻原野網交淇澳醜風湛
露角勝校獲何其樂也至有得時遇主取相封
侯入賚彤弓出建干旄被絲衣曳紈袴武夫前
呵莫敢執競有女同車有丰其姿窈窕由儀思
與君子偕老如燕燕之飛彼何人斯踵其常武
豈子之所難哉夫蓋世勲名權輿一念傳說胥
靡相殷武丁天作尚父文王有聲雖維天之命
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時清平下武右文不能
小志于心奮取富貴而維清泉白石以自潔終

風苦霧以自隱不與賢登于朝顧與我行于野
徒歎昊天有成命之不可易而不知所欲之必
從也以斯于世不亦左乎藉曰無意斯世則相
鼠有穴况於人乎一區未辯脫有小小戎冠子
將奚歸唯君簡兮毋謂我生流坎由庚甲之利
不利也子衿曰諾哉二子行矣我將思之傳不
記其
人之所終體贊曰異哉子衿之為人也其孔北海
李太白之流乎觀其抗志青雲之上睥睨宇宙
猶以為小而不免為旅人諺曰用之則為虎不

用則為鼠若子衿者豈以用不用異其心哉

安樂直錢多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樂直錢多五字題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對一士友請以富貴非吾願為對公欣然用之

借助夷狄

花門尚留杜拾遺以為憂吐蕃既回陸宣公以為患

乙集卷四一條

轉丸鳴鏑

楊東山云凡處事須是心如轉丸手如鳴鏑

乙集卷六一條

應世守己

無可無不可應世法也有為有不為守己法也

丙集卷一一條

大悲閣記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

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
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
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
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
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
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
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
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
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

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
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
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
乎東坡之論明暢大槩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
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
大丈夫兒誰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
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
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即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皇帝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千手眼白玉觀音為壽蓋寓相諛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即吾儒之說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巍之上以

一心運乎茫茫之中不出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若無為也而無所不為自九族睦百工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丙集卷三二條

四蟲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螂蛆不知臭

諸賢氣象

濂溪明道似顏子伊川橫渠似孟子南軒似顏子晦庵似孟子

丙集卷四三條

以德報怨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佛經載釋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獵獸問佛獸何在佛不忍傷生不應歌利王怒截落佛左手又問不應又截落右手佛是

時即發願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無令枉害衆生其後成佛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陳憍如尊者是也余謂釋迦佛好一箇闊大肚腸好一箇慈愍心性人能將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則省得冤冤相報沙界衆生悉成佛矣何至于戈斧鉞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論之乃是以德報怨非以直報怨也夫以德報怨可論慈悲廣大孤高卓絕過人萬萬矣然夫子不取者謂其不可通行於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通行故曰中庸

又曰近人情

圓覺

裴休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蓋言凡夫日用飲食而不知菩薩精思勉行而未至如來備道全美而無虧耳近時禪家又作一轉語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豈凡夫哉正是如來境界也此意又高蓋此有二意文王不識知順帝則夫子

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丘未能一又一意也蓋必如是然後周萬有而不勞歷萬變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級次第皆與吾儒同特其端異耳故曰異端

東西

世之言仙者曰蓬萊言佛者曰天竺蓬萊東也天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齊州至日出之所號曰太平地而佛經亦謂西方為極樂世界太平極

樂獨稱於東西何也自古戰爭惟曰南北而罕
曰東西惟漢高皇與項羽宇文泰與高歡是東
西相距然不過一二十年耳

丙集卷五七條

丈二爻

考工記爻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爻長丈
二劉潛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編書中年丈二
爻摘用亦佳

元載

元載敗時告獄吏乞快死獄吏曰相公今日不
奈何喫些臭乃解襪塞其口而卒余嘗有詩云
臭襪終須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嬾婦

嬾婦蟋蟀見崔豹古今注張功父詩云自笑吟
秋如嬾婦

梅溪二端

王梅溪文學行義著於鄉里執經從之者常百
餘人其所居之巷有大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

千百光彩上燭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長互山爛
然如晝未幾入太學遂魁天下蓋文字之祥也
唱名之日衛士亦皆歡舞謂為得人翌日有旨
宮中不得以銷金為飾行其對策之言也

多景樓詩

前賢詠題如太白鳳凰臺崔顥黃鶴樓固已佳
矣未若近日劉改之題京口多景樓尤為奇偉
真古今絕唱也其詞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
多處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

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西風戰
艦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蓋言多景可喜而
乃多愁何也自古東南未有能并壯者是以英
雄淚洒長江抱此遺恨然推其所由實當國者
偷取富貴宴安江沱之所致是可羞也晉人言
北府酒可飲兵可用今上下習安玩讎忘寇北
府僅有酒可飲耳而干戈朽鉄鉞鈍士卒脆弱
未聞有可用之兵也則中原腥膻決無可洗滌
之日忍復登樓以望之乎末言西風戰艦不為

進取之圖而送使客之往來反為奉幣事讎之計則益可悲矣改之又嘗作塞下曲十餘篇尤悲壯感慨嘗攜以謁陸放翁放翁擊節贈詩云君居古荊州醉膽天宇小尚不拜龐公况有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電寒有時大叫脫烏幘不怕酒盃如海寬放翁八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

廣右丁錢

廣右深僻之郡有所謂丁錢蓋計丁輸錢于官往往數歲之兒即有之有至死而不與除豁者甚為民病故南人之謠曰三歲孩兒便識丁更從陰府役幽魂讀之可為流涕范西堂為廣西憲嘗力請于朝乞罷去雖獲從請然諸郡多藉此為歲計往往名除而實未除也大槩近來州郡賦稅失陷用度日增其無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往往多為補苴支撐之計朝廷若欲除無名之征以寬民須是究是一郡盈虛有

以補助之使歲計不乏然後實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為空言而已

胡忠簡上書

胡忠簡乞斬秦檜之書既具藁矣遲疑未上以示所親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詎可為此以其藁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楊其姓者請間曰編修此書外間已藉藉傳誦廟堂計亦知之矣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曖昧且其禍

恐甚於不上也忠簡大悟亟繕寫投進乘夜潛詣逆旅託其所親厚以老親妻子其後詞猶以謗藁四傳為其罪且曰倘有心於為國自合輸忠惟詭道以取名故茲惑衆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斷此吏真忠簡之忠臣其識見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丙集卷六 四條

光堯福德

宋紹興中孝宗初入宮宰執贊光堯盛德真堯

舜用心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蓋脫屣之意先定於此時矣厥後受禪之議定宰執稱賀且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大哉言乎其謙尊而光也不知堯禪舜時有此言否邵康節詩曰五事歷將前代數帝堯而下固無之豈知中興內禪之盛美雖堯亦不能及也謂之光堯信矣其有光於堯矣舜禹受禪之後其所以事堯舜者當必盡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受武王之養蓋方伯耳

漢高五日一朝太公太公亦非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肅宗之於明皇乃父子帝王然靈武即位已幾於篡內外牽制孝道大虧山谷之詩曰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內問張后色可否外聞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句話高將軍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詩曰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倉忙吾敢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胡虜南內淒涼誰得知人家稱節作端午至今讀者為

之淒楚惟我光堯為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
之資躬曾閔之行綵衣焜煌參侍遊遨於湖山
之間賦詩飲酒承顏適志以天下養者二十四
年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楊誠齋慶壽口號曰
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
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
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朶都向千官帽
上開雙金獅子四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
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箇家風帝捧瑤觴玉座

前綵衣三世祝堯年天皇八十一萬歲休說莊
椿兩八千天父晨興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風廊
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傳聲震八荒花外班行
霧外天何緣子細望龍顏小窺玉色真難老底
用臞仙九轉丹甘露祥風天上来今回恩數賽
前回都将四海歡聲沸釀作慈皇萬壽盃堯舜
同時已甚都祖孫四世古今無誰將寫日暮天
手畫作皇王盛事圖光堯晚歲尤康強孝宗嘗
謂周益公曰太公極善將攝終日端坐不倦全

不飲酒晡時即入寢閣五更便起多服疎利藥
服牽牛圓至四五十粒其異稟如此他人如何
及聖壽登八十一云

文章性理

凡作文章須要胸中有萬卷書為之根柢自然
雄渾有筋骨精明有氣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
古作者若作詩只就詩中探擷作四六只就四
六中鬪湊作古文只就史漢韓柳中取其奇字
硬語模擬而為之如此豈能如霓裳一曲高掩

前古哉王荆公謂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
掬而玩之雖芳馨可愛而根柢蔑如矣雖然豈
獨此哉近時講性理者亦幾於舍六經而觀語
錄甚者將程朱語錄而編之若策括策套此其
於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鶴山答友人書云
須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
賢言語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窮理格物工夫須
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胸次若只在漢晉諸儒腳
迹下盤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

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盖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體實踐則徒為談辯文采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政緣不欲於賣花幡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佩服余嘗輯心學經傳千卷序發之辭有曰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禰而宗兄也不求之六經固不可徒求之六經

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

縷蔥絲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蔥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妾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蔥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丙辰十一月廿日據日本活字本補寫二十六葉竟正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鶴林玉露十六卷刻本甚美而實与古本不合古本分甲乙丙三
集集各六卷乃十八卷羅大經凡三序其^第三序有云還山數月而
編乃成此刻始為是編而集中有云甲乙集者亦皆官本易
於是十六卷之舊觀遂不可復覩矣乙卯夏見鄰翁
老人藏日本活字本三集較然目取而校之不獨字句有
謬篇次亦甚凌亂次而比之頗費時日校未終而鄰
翁謝世其後人旋來李回又喜沈步同年新得一本
与鄰翁同治自廣德堂一若補鈔四十則還其舊



觀如遠之頃未及別寫了自然每題有異同者必一一加
注閱者細心讀之庶與原書無異多國舊學日湮匠
之鑿之剗之能抑何足取然近世古籍流傳出東瀛日夥
士大夫或以此為市甚而既蒙此出之幸猶禮失求野
之意不可謂為無益也丁巳正月廿五日正閣寫記



日本活版而印之書多據古本故藉以是正吾國舊籍極好近
人書目至列外國版本為一類良有由也明人刻書其官易者
第然未有差出書之甚者不惟刪削四十條并混去甲乙丙之名
以遂其非不值識者嗤鄙若人竄亂惟其不及余乃必欲整
齊以復其舊雖用心不同而此事則一也廿五日燈下又記

